

论李光之“晚节师渊明”

胡浙平

(浙江科技学院,浙江 杭州 310012)

摘要: 李光是宋代“四大名臣”之一,其人其作深受陶渊明影响,文章联系其晚年遭遇,试作探讨。同时认为李光“转益多师”,所作诗歌具有自身风格。

关键词: 李光; 陶渊明; 诗歌; 风格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1-8798(2003)03-0177-06

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文学家,在诗歌、辞赋、散文等各种文学样式上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,以诗为例,早在南北朝时期就被钟嵘称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^[1]。他的人格与诗作,一直影响着历代仕子,到了宋代,陶渊明的影响更为突出。生活于跨越北宋南宋那一时期并被称为南宋初期“四大名臣”之一的李光就是这样一个深受陶渊明影响,并具有自身诗歌风格的文学家。

1 倦鸟飞还 书史自娱

李光(1078—1159),字泰发,一字泰定,号“转物老人”,上虞(今浙江上虞)人。崇宁五年进士,南渡后官至参知政事,以反对秦桧和议贬藤州、琼州安置。能诗词,著有《庄简集》、《庄简词》等,《四库全书》收其诗文十八卷,《全宋诗》第二十五册辑其诗为八卷。《宋史》卷三六三有传。

李光在其诗中说过:“当年功名念,晚节师渊明。”(《次韵子忱游东山古风》)^[2]这里的“晚节”主要是指李光自己晚年官场失意之后的那段时间(但就陶渊明的影响来说,当然是早就有了的)。他在《杜子固参议累觅〈南窗〉诗,勉成鄙句。子固谓杜氏古无二族,祁公其近属也》一诗里也说:“长怀杜陵老,遐想靖节翁。二子不并世,千载余清风。”^[2]将陶渊明与唐代大诗人杜甫相并评说,且表达了极为热切的仰慕之意。翻开李光的作品,其“晚节师渊明”之诗是随处可见的。不妨先看看下面这两首诗:

几年辛苦厌兵间,多谢君恩肯放还。故里萧骚松竹在,流年荏苒鬓毛斑。愁多不分青春过,睡足聊饮白昼间。况有弟兄同保社,年年携酒共浇山。自注:北人以上坟为浇山。(《归五松有作,呈陈志尹诸兄》)^[2]

已谋湖上屋三间,身退聊同倦鸟还。老去最便青箬笠,梦回空想紫宸班。自注:班、班字,诗人多通押,东坡《和程正辅诗》云“助我金鼎光斑斓”,《再和》云“他年许缀蓬莱班”。招邀山月当轩醉,结约江鸥作伴闲。赖有渊明能赋咏,悠然把酒对南山。(《复用前韵简志尹》)^[2]

李光为官多年,在其任上曾多次请辞。高宗绍兴九年(1139)十二月,主张不撤淮南守备,且又在高宗面前指责秦桧“盗弄国权,怀奸误国”,因而冒犯了秦桧^[3]。其时,李光连上五道劄子^[4],或称“大臣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”,“顷遭陛下,更历中外,十稔于兹;怨仇满路,孤踪易摇;患难风波,何所不有!”或言“今才小有异同,已不为同列所容”,可见其与秦桧之流矛盾之深,而赵构又一味迁就秦氏,于是,李光请求“除臣官观差遣,使

收稿日期: 2002-11-16

作者简介: 胡浙平(1951—),男,浙江永康人,副教授,党委副书记,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。

得退就畎亩，保养衰残，以全晚节”。如此奏章五上，方得恩准，先出知绍兴府，后改提举洞霄宫。这两首诗即作于此时。其一云“几年辛苦厌兵间”，以追溯的笔法抒发了他对请退前数年之间国家南北分离、战火不断的状况之厌倦情绪，加上那些年，他先后任淮西招抚使、江东安抚大使、知建康府兼寿春府、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等职，夙兴夜寐，辛苦劳顿，而最不堪忍受者，是在朝廷为官时所面对的秦桧之高压与专横。李光想到自己入仕以来年光如流，倏忽之间已是鬓发花白，一个“厌”字道出了其胸中万般滋味。如今，总算得已放归乡里，虽然是故园萧疏，但是当年松竹犹在，更兼兄弟团栾，因此，“愁多不分青春过，睡足聊饮白昼间”，愉悦之情，可想而知。其二曰湖边茅屋、倦鸟飞还、青箬垂钓、山月对酒、结伴江鸥，活脱脱一幅当代陶渊明的生活图像，结句“赖有渊明能赋咏，悠然把酒对南山”更是把这种按捺不住的闲逸心情直率道出，凸显了他的“晚节师渊明”。

赋闲后，李光曾写过一首题为《读书》^[2]的诗，曰：“低头对千载，把卷竟长日。兴亡见俯仰，忠佞更得失。意合心自知，感慨屡沾臆。朱黄纷几砚，湘素互编帙。比邻亦好事，挟策到蓬荜。纵谈及羲皇，坐待寒月出。”全诗抒发了他那十分深长的感慨，就是：历史沧桑，国家兴亡恍在目前；俯仰之间，臣子忠佞便见得失。于是乎与同道比邻追思远古，纵论羲皇，则不觉月出东山，心情也暂归平淡矣。但如同陶渊明一样，他的平淡的内心又总是充满着不平与感愤。此后，被贬谪到了海南，其心其情亦复如此。

史料记载，李光退归乡里，仅仅过了两年的闲适生活，便因中丞万俟詠诬指其“阴怀怨望”而于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贬藤州安置；绍兴十四年（1144），移琼州；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，移昌化军；直到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），秦桧死后方被放还并复官。他在绍兴十三年（1143）写给潘子贱的信里说到：“某自乙丑春渡海，今逾二年矣！幸且顽健，但老无超然之见，日复一日，年已从心，如舶船已离港汊，入大洋，两军已交锋，生死劈面来，如何避得？”^[4]绍兴十六年（1146）《与萧得起书》也说：“某度岭海首尾六年，惟书史可以自娱，此心不敢它用也。”话说得有些无奈，甚至有些隐晦，其实是有难言之苦，但“书史自娱”确实是他当时生活的重要部分，其诗云“晓日临窗时读《易》，晚凉隔屋听评棋。”（《迁城南新居》）^[2]“长羡篱边元亮醉，谁怜泽畔屈原醒！”（《寄内》）^[2]也正是平淡之中而寓万分感慨的。

李光这种“平淡之中见出感慨”的诗情颇有着陶渊明诗歌的风调。陶氏《赠羊长史》诗云：“愚生三季后，慨然念黄虞。得知千载外，正赖古人书。贤圣留馀迹，事事在中都……清谣结心曲，人乖运见疏。拥怀累代下，言尽意不舒。”^[5]他的《移居二首》则曰：“邻曲时时来，抗言谈在昔。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”^[5]细味其诗，前后相隔七百余年的两位诗人之心境是颇为相似的，可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诚如元好问论诗诗所云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渊明是晋人。”^[6]元好问的评语用后人的话来说，乃称赞陶诗“似是随手拈来，毫不费力，但富有真情实感，且具有高度的匠心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”^[6]这用来评价李光《读书》诗也是恰当的。

2 真淳之韵 忧民之心

非独元好问以“真淳”论陶诗，即古往今来，评论者一般也都认为“平淡”或曰“淡泊自然”是陶渊明诗歌的主要特点。朱熹云：“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。”^[6]严羽曰：“渊明之诗质而自然。”^[6]清人刘熙载论诗讲究一个“真”字，主张“诗可数年不作，不可一作不真。”认为陶渊明的诗是“真”的诗^[7]。钱钟书先生则言“和平淡远”^[8]。诗即其人，所谓“淡泊自然”，既是一代大诗人陶渊明为人操守之所在，又是他体现于诗歌的主要风格，而李光所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风格。他的《题李子从清风阁》诗云：“吾宗河山杰，气直甘贱贫。一坐古藤州，十见岭峤春。深林寄倦翼，涸辙横修鳞。华阁俯大江，东望山嶙峋。一榻自俯仰，鼻息撼四邻。稚儿日覩侧，卯妙参席珍。人间正热恼，道上多瘴尘。清风飒然至，自谓羲皇人。愿师陶靖节，不羨石季倫。有酒但须酌，从渠喜还嗔。”^[2]李光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贬藤州安置，诗言“十见岭峤春”，可见作此诗已是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了。尽管十年贬谪于海南瘴疠之地，外遭奸邪窥视，内怀悒郁隐忧，吃则粗粝，住则茅寮，但是其安于贫贱、钟情山水、娱于书史、仰慕羲皇的淡泊之心却始终不改。“愿师陶靖节，不羨石季倫。”即为其“晚节师渊明”以及他那甘于淡泊的节操作了最好的注脚。

前人在评价陶渊明“淡泊自然”这一面的同时，也指出了陶诗的“愤懣”的另一面。其《读山海经》（之十）

“形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为“怒目金刚式”的典型诗句。比起陶渊明来，李光的遭遇远远要坎坷得多。其整整十五年的海南贬谪，一方面是生计艰难，“食无肉”，“居无屋”，人地两生，“惟一仆自随，只影万里，祇自怜悼。”（《与胡邦衡书》）^[4]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还得勉为其难去适应“腥咸厌蛮羞”（《忆笋》）^[2]的生活，即使想尝一尝“爽口聊一快”的家乡竹笋也只能寄意于诗歌之中（同上诗）。另一方面则更为艰难的是政治上之风涛险恶，不仅自身如陷牢笼，而且在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三月二十一日之时，“次子孟坚，为乡人所中”，说是乃父“尝作私史诋谤”朝廷，因而被秦桧“就逮诏狱”，加上李光贬谪之处本来就是“人情汹汹”，连与同道挚友诗书往来都有“小人窥伺”（均见《与胡邦衡书》）^[4]，极不自由。秦桧在死之前，仍然记恨李光，把他和赵鼎、胡铨三人姓名书“于一德格天阁，必欲杀之。”^[3]

面对政治与生活上的这般环境，李光也不是没有心冷的时候，他曾言“流转南来未放还，此身忽到海中山。临池顾影聊游戏，懒把青铜照鬓斑。”（《端居无以遣兴，偶成三小诗。仍用前韵，呈元寿、会元二公》）^[2]颇有几分埋怨之情，但是，他大多还是保持着达观自然的心态，笑对生死，乐对生活。他说过：“此身已在生死之外，但付之一笑耳！”（《与胡邦衡书》）^[4]作为长期身处仕宦之人，李光始终十分关心着国事民瘼，其退返乡里时曾有《伯宇知府、给事宠和子贱与仆“域”字韵诗，格力超绝，辄复次韵》诗曰：“中原困干戈，衣冠沦异域。忠臣愤切骨，义士血空滴。平生忧国心，岂以死生易。年来返田庐，门巷无辙迹。老骥万里心，垂耳卧空枥。素交今几人？十载劳梦役。宣城拥朱幡，潘子缚禅寂。屹然障颓波，我亦心匪石。”^[2]忧国之心，溢于言表。到了海南蛮荒之地，尽管也说过“我师佛老庄”，有出尘之想，但仍然牵挂着普通百姓的饥寒冷暖，逢一场春雨，便思“风涛正蹙蹙，斯民岂宁居。一饱不可期，况乃供军需。”（《和徐漕苦雨之什》）^[2]见海南“输赋科徭率不以法”，“百姓无所赴诉，不胜其忿”，便作古风《海外谣》这一长诗，对“遗骸横道路，流血千里赤。杀戮诚快意，赋吏有德色”的反常现象痛加挞伐，即便自知“世无采诗官，吾言徒感激。”也还是大声呼吁官府及当政者“疲民正憔悴，使者宜悯恻。轺车难数来，时遣一幕职。永宽海外氓，精求二千石。”（《海外谣》）^[2]当然，此时的作者毕竟已是远离朝廷、贬谪他乡而且是深知“生死劈面来”的人，所以他更多的是效法古人，或饮茶会友，或读史作诗，或晏坐吐纳，或观山赏水，以此创造生活的乐趣，平和自己的心情。当时，他的诗歌的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生活的写照。

3 安贫守道 恬淡自然

李光的“晚节师渊明”，反映于诗歌创作之中，既有如上述直接表述者，也有用渊明诗韵或取其诗意而翻新者。比如他的“荒园草木深”、“嗟彼海南郡”二诗^[2]，诗序即曰：“东坡《载酒堂》二诗，盖用渊明《始春怀古田舍》韵，遂不见于后集，予至儋始得真本，因追和其韵。”诗云：

荒园草木深，樵牧不敢践。虽无南国爱，正以东坡免。平泉与金谷，视此颜有覩。至今儋耳民，里巷多乐善。胜游傥可继，杖策敢辞远。燕谈有佳侣，永日可忘返。酒酣任歌舞，此兴吾不浅。

嗟彼海南郡，土瘠士常贫。渚芋饷昼耕，松明照夜勤。当年两黎老，能邀玉堂人。一往五十年，遗迹宛若新。邦君时举酒，父老举欣欣。自注：途去城三里，郡守劝农，多会此堂。贤多隐农圃，耦耕可问津。鲁叟欲乘桴，东坡愿卜邻。自注：东坡赠黎诗云：借君三亩地，结茅为君邻。他年青衿子，凛凛多秀民。

陶渊明的两首诗，遂钦立校注本《陶渊明集》题为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。两诗表达了陶渊明退居山野躬耕之初的喜悦心情。苏东坡非常追慕陶渊明，一生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。《载酒堂》二首是他贬谪海南儋耳时所作，今本《苏轼诗集》题作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》^[9]。“缅怀东坡老，陈迹记旧痕。”（李光《绍圣中，苏公内翰谪居儋耳……》）^[2]李光对苏东坡的道德文章是十分敬仰的，也写过不少追和东坡诗韵的作品。这两首诗，是和陶诗，也是和苏诗，当然，其意味则打上了自己的鲜明烙印。第一首写儋耳草木深幽，民风质朴向善，佳侣燕谈，流连忘返，表达了自己与当地百姓“乐其乐”的勃勃兴致。第二首写当地士民安贫乐道以及东坡当年与民同乐之景象宛然犹在，抒发了作者自己的生活情致以及对于此地“秀民”他年多“青衿”的良好愿望。

陶渊明归耕山野，属于政治上的隐退，生活境遇却并非一味闲适，尤其是到了晚年，其境更为凄凉。“凄厉岁云暮，拥褐曝前轩。南圃无遗秀，枯条盈北园。倾壶绝余沥，窥灶不见烟。”岁寒衣单，四野萧条，欲饮无

酒，欲炊无粮，然而其“固穷”之志终始不衰，“闲居非陈厄，窃有愠见言。何以慰吾怀，赖古多此贤。”^[5]李光“晚节师渊明”，既体现其诗，更体现其志。他曾有一诗赞陈师正乃“琼士之安贫守道者”，既是赞人也是自诩。诗曰：“幽居非是避危机，涩勒遮藏客到稀。白发不传毛义檄，青衫常戏老莱衣。舟行别浦随潮去，燕认低檐带雨归。从此欲寻棋酒社，肯论时节叩柴扉。”^[2]说陈师正“幽居”是像汉代老莱子一样出于孝道，因为是自愿这样做，所以生活也颇有自然、轻松之风致。“舟行”两句极洒脱，亦极富渊明诗趣。

正是因了这种“安贫守道”之志，使得李光能在贬谪海南之时可度漫漫长夜，可在苦中求乐。所谓“平生忧道不忧贫，万里风波一叶身。路滑须凭木上座，天寒那用竹夫人。闲寻独鹤为仙友，笑指孤云作近邻。北客不劳频问讯，已拼终老海南滨。”（《独居自遣一首寄厚之》）^[2]“平生”两句，语虽淡而意精警。颔联紧承首联，重写“不忧贫”。“闲寻”一联，孤高挥洒，把“守道”具体化，与其说是表现“仙人之气”，不如说是抒发“渊明之情”。尾联即脱尽衰老与悲哀，给人以豪迈雄健之感，升华了诗人的“独居遗兴”。

正是因了“安贫守道”之志，海南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也在李光的笔下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情致，而这里的乡风民俗则更给了诗人以深深的慰藉。其《渡海三首》^[2]先是自言“三载藤江守药炉，身轻那复羡飞凫。琼山万里乘风便，始觉惊涛异坦途。”对于一个曾经在江南水乡看惯了小桥流水的人来说，惊涛与坦途的反差岂止是天壤之别！但是，读惯了儒家之书，其道在心，于是便觉“出处从今莫问天，南来跨海岂徒然。须知鲁叟乘桴兴，未似商岩济巨川。”面对琼海惊涛，其心只是坦然，到了第三首，更是写出了作者的幽默与豪壮：“潮回齐唱发船歌，杳渺风帆去若梭。可是胸中未豪壮，更来沧海看鲸波。”三首连作之诗，从“惊涛异坦途”到“沧海看鲸波”，笔端徐徐写来，境界步步深化，似一条红线贯穿一起的就是“鲁叟乘桴兴”的“道”与诗人的“安贫守道”之志。

上述《渡海三首》所表现的是作者“晚节师渊明”的山水江海之志，下面这些诗歌则反映了他的田园草木之情：

青鞋踏遍海边沙，叶暗槟榔树树花。蟹子也能留客坐，旋添活火待煎茶。

榕叶阴阴日向西，翠禽无语画帘垂。晚凉庭院经行好，洗出蕉花一两枝。

（《即事十二首》）^[2]

扁舟重过海边村，野竹侵阶柳映门。相对小窗宾客散，十年忧患不须论。

（《重过横河宿莫氏南轩》）^[2]

秋容野色拥帘旌，森木中间结小亭。研尽枯荷露清浅，夜深来看一池星。

联骑同来倒载还，胜游那复羡龙山。空馀把酒题诗地，忍对篱边菊蕊斑。

（《予自暮春与客燕野趣亭……》）^[2]

半亩茅亭倚壁开，中安五寸黑香台。小窗容膝频招客，呼出丁香佐一杯。自注：时丁香盛开。

（《戏题林庭植茅亭》）^[2]

根盘厚地幹参天，护养龙鬚几百年。忍把斧斤频剪伐，坐令鳞甲化非烟。

（《感松》）^[2]

村落家家社酒香，杂花开尽绿阴凉。山畦是处田畴美，时有归牛待夕阳。

（《行潘峒诸村，爱其岩壑之胜，田畴之美，因成小诗》）^[2]

槟榔、榕树，蕉花、竹影，枯荷、菊蕊，丁香、老松，社酒、田畴，夕阳、牧歌，秋容、野色，茅亭、茶座，一个个清新的意象，都在作者的笔下幻化成为闲适淡雅的草木诗篇和田园画卷，也为他的“晚节师渊明”造就了恬淡而静谧、丰腴而优美的诗歌意蕴。宗白华先生说过：“艺术意境的创构，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。我人心中情思起伏，波澜变化，仪态万千，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象轮廓能够如量表出，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，云烟明晦，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。”而这种“灵感气韵”，又“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，天机的培植，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。”^[10]在宋代政坛上，李光是有作为的士大夫，面对波诡云谲的环境，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而在生活的体验中，他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感受，他的诗歌也正是这种“人格与意境”的统一之体现。因此，他的上述的诗篇，意境是恬淡幽静的，气韵是飞动活跃的。这也正是李光作为诗人的艺术造诣之所在。

4 转益多师 托兴深长

李光“晚节师渊明”，固然是他晚年人格操守与诗歌创造的追求，但是，一个作家其艺术的借镜总是多方面的，以诗歌创作为例，越是杰出的作家，越是能够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（杜甫语），从而熔铸成自己的艺术风格，李光亦正是这样一位“转益多师”的作家。

李光现存的诗歌几乎全是五言与七言，他的五言诗简古朴实，七言诗清峻洒脱，多追慕汉魏六朝与唐宋名家。其早年写的《县斋清坐有怀》两首，颇能见出其读诗、品诗与作诗的感悟，诗曰：

门外无俗轨，相对惟独鹤。短翮虽未全，志已翔寥廓。轩然避鸡群，不受鹰隼搏。持以比佳士，洁白诚相若。笔端生云烟，胸中贮丘壑。怜君青云姿，胡为滞莲幕。英豪出草莱，闌茸履台阁。新诗时有寄，妙语洗烦灼。种学求根源，意匠无斧凿。自惭非清流，讼牒困酬酢。好古虽胆大，去恶愧力弱。君来破吾颜，商榷尽流略。高轩挂琴剑，景物如宿约。遥山倚青冥，远水带城郭。圆荷已浮花，晚笋亦脱箨。涓涓风露清，湛湛河汉落。浊醪有妙理，与子随意酌。万事付傥来，何必问日脚。

学道未忘名，欲跨扬州鹤。渊明赋归来，颇恨未恢廓。平生刚褊性，敢避穷兽搏。君诗如清琴，平淡犹贺若。泠然山水音，妙响振林壑。宁为太史走，岂事桓温幕。乐哉吴望游，微凉生殿阁。况兹积雨后，枕簟谢焚灼。未能去三彭，便可休六鼈。跌宕文字间，诗酒自相醉。气凌李杜豪，力振曹刘弱。偏师攻长城，稍稍出方略。山川助《离骚》，景象如宿约。阴风起虚籁，暮靄昏城郭。菡萏泛金塘，菰蒲陨银箨。卧看晓参横，坐待残月落。不愁衣典尽，尊空莫起酌。明朝醉复醒，生忧抑垂脚。

李光乃徽宗崇宁五年（1106）进士，先调知开化县，后移知常熟县。常熟宋属吴，以“县斋”题名，诗中又有“乐哉吴望游”之句，则两诗或作于常熟县任上。诗以“佳士”自况，或言清高跨鹤之志，或抒诗酒愉悦之情，或叙道家的至言妙理，或写山川的美景清音，既有避处鸡群、洁身自好、秉性刚褊、不畏穷兽的性格袒露，又有滞身莲幕、名没草莱、屈为下僚、侧居人后的愤懑与牢骚，但最后又都归于自然与淡泊，即便是遣词用意，也都深得陶诗之旨。至如笔端云烟、胸中丘壑，跌宕文字、意匠运斤，新诗妙语、清琴平淡，山水音声、泠然奇响，则道出了作者自己读诗与作诗的“个中三味”。

“渊明赋归来，颇恨未恢廓。”“气凌李杜豪，力振曹刘弱。”“山川助《离骚》，景象如宿约。”这是李光对前辈诗人创作的简要评判，也是他诗歌创作所要追求的审美取向。在他看来，陶渊明作《归去来兮辞》，云“悟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；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”叹“已矣乎，寓形宇内复几时，何不委心任去留？”^[5]为的是任意生活，开阔恢宏，而作诗亦应恢廓自由，随意挥洒。品味李光的诗歌，可以发现无论是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还是汉魏的古诗，对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，胡铨甚至称其作乃“未尝得见苏、李句”云云（见《与胡邦衡书》）^[4]。至于南北朝的诗歌，除陶渊明之外，李光还说过“剩欲哦诗追沈谢，不求名迹擬龚黄”的话（《吏隐堂》）^[2]是以沈约、谢灵运为其模范的。这里“气凌”两句中说曹、刘“弱”，并非妥当。时人后辈对曹、刘向有好评，元好问就曾云“曹刘坐啸虎生风，四海无人角两雄”，给曹植、刘桢的诗歌以很高的地位。但六朝晋宋以还，诗坛上确实也存在柔弱靡靡之风，李光觉得理应用力扭转，并效法唐人，追攀李杜，超越前辈，写出刚健豪迈的新诗篇。“山川”与《离骚》的关系，也是论者代有，刘勰就有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，抑亦江山之助乎？”这一看法，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见解，认为是“江山有幸得屈平”，而李光的“山川助《离骚》”则是赞同刘勰的观点的，他认定“人物有兴废，江山无古今”（《赠陈谠二首》）^[2]、“江山相映带，风物自清妍”（《洞酌亭诗》）^[2]，联系到他对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和苏东坡等大作家的首肯以及自身的创作体验，与这一观点不无关系。

对唐人的诗歌，李光则多所偏爱，晚年贬谪海南之时，还把诵读和抄写唐诗作为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，所谓“抄罢唐诗笔暂停，不将奇字问添丁。”“心闲身老趋平淡，不是新来效乐天。”（《秋日杂咏十首》）^[2]“能诗谁复追常建，爱竹吾今似子猷。”（《游破山通幽轩，用前人韵，呈同行诸友》）^[2]在唐代诗人中，他对李白的态度是复杂的，一方面肯定了李白诗歌的豪情，言说“气凌李杜豪”，但另一方面又“于李白窃有恨焉”，“恨”其“楼船迫胁，终污永王。”^[11]这种态度着眼于政治方面，与李光一贯所持的“忠君”正统观念有关。也许正是抱有这种“忠君”和“达则兼善天下、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态度，李光在“客自东来说吉阳”之诗序中对柳宗元、刘禹锡怨于贬谪也颇有微词，曰：“予谪居岭海逾十五年，见闻习熟，不以为异，因作此诗以自慰，且以警世之贱丈夫一

不快即愁叹怨愤,或讥谤怒骂,如柳、刘之徒,盖未足以语此也。”^[2]他对李白、柳、刘的态度是否正确,此姑且不论,但有一点可以明确,即李光对他们的诗文还是赞赏的,他的《载酒堂》一诗就认为苏东坡的诗文是“俊逸精神追李杜,华妙雄豪配韩柳”^[2],至少表明他并没有“因人废言”。相比而言,与宋代许多诗人一样,李光对杜甫的肯定及对杜诗的吸收要更多一些,笔者前面已提及他对杜甫与陶渊明的相提并赞,此外,他在《城东三咏》中也以“渊明寓栗里,子美还羌村”之句来比喻琼州杜司法的城东幽居。“桥南桥北水漫漫,洞酌依然碧玉寒。”(《即事十二首》)^[2]“八年岭海未归人,万里天涯老病身。”(《列之将归温陵,以诗告别》)^[2]“客至不妨谈道妙,儒书释典及仙经。”(《予三贬而至儋耳……》)^[2]等等,且不说李光创作的许多关心“民胞物与”的诗篇,就是从上引这些句子中我们也都能够吟味出杜诗的影响。

在同代诗人中,苏轼与“江西诗派”对李光的影响是最深的。关于苏轼的影响,擬作专文探讨,暂时按下不表。关于“江西诗派”,李光有《与善借示〈鲁直集〉,雕刻虽精,而非老眼所便,戏成小诗还之》诗云:“墙角年来弃短檠,捐书默坐眼方明。知君欲嗣江西派,净几明窗付后生。自注:近日吕居人舍人作《江西宗派序》,以鲁直为宗主也。”^[2]这首小诗是李光与“江西诗派”关系的难得资料。同时,李光作诗又讲究“格力”(见前引“中原因干戈”一诗之序),好用典故,持论与“江西派”是近似的。

当然,“转益多师”并不等于模拟他人,而是贵在有创造,我们说李光的诗歌在宋代的诗坛上所以还有自己的地位,如前所述,也是因为有他自身的风格。归结起来,这种风格借《四库全书》的提要来说,就是:“志谐音雅,婉丽多姿,大抵多托兴深长。”尽管散佚极多,但“名臣著述,幸而获存,虽残章臘句,固当以鸿宝视之也。”^[4]

参考文献:

- [1] 钟 嵘.诗品[A].何文焕.历代诗话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2] 傅璇综,倪其心,孙钦善,等.全宋诗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1.
- [3] 陈邦瞻.宋史纪事本末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4] 四库全书(第 1128 册)[M].上海: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5] 逯钦立校注.陶渊明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6] 羊春秋,张式铭,彭 靖,等.历代论诗绝句选[M].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.
- [7] 刘熙载.艺概[M].上海:古籍出版社,1978.
- [8] 钱钟书.谈艺录(补订本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9] [清]王文浩辑注.苏轼诗集(第七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10] 宗白华.美学散步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.
- [11] 唐圭璋.全宋词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
On LI Guang's keeping integrity in later years as Yuan-ming

HU Zhe-ping

(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Hangzhou 310012, China)

Abstract: LI Guang is one of “the four famous ministers” in Song Dynasty. His personality and poems are fundamentally influenced by TAO Yuan-ming. In relation to his late part of his life, a study is made on some of his poems, which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is poems are of individual style in spite of his learning from other poets.

Key words: LI Guang; TAO Yuan-ming; poem; style